

7 4
6396
20



門 74
號 6396
卷 20

古香齋鑲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四十九

北平孫承澤著

通政使司

通政使司在太常寺南東向初置察言司設司令掌受四方章奏尋革十年始置通政使司正三品設通政使左右通政左右參議經歷司經歷知事職專出納帝命通達下情關防諸司出入公文奏報四方臣民實封建言陳情伸訴及軍情聲息災異等事成化二年增設騰黃右通政列銜本司不與司事後革

25117
朱

洪武十年七月置通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上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叅政未行遂命爲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爲左通政諭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

陳者勿隱蔽當引見者勿留難無巧言以取容無苛察以邀功無讒簡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按通政卽古之納言舜典帝曰龍朕卽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朱子曰納言之官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旣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旣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績有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省皆此職也

古香齋看明史餘錄 卷四十九
菽園雜記通政司所以出納王命為朝廷之喉舌宣
達下情廣朝廷之聰明於政體關係甚重也洪武永
樂間實封皆自御前開折故奸臣有言即露無倖免
者自天順間有投匿名書言朝廷事者於是始有關
防然其時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旨出即縱之未
嘗窺見其所奏事也後不知始于何年乃有折封類
進及副本備照之說一有訐奏左右內臣及勳戚大
臣者本未進而機已洩被奏者往往經營倖免原奏
者多以虛言受禍祖宗關防奸黨通達下情之意至

是無復存矣可勝歎哉

京朝官封事自會極門內臣收進其餘皆自通政司
入惟各邊總兵官都指揮指揮等官差來奏事人員
鴻臚寺序班連本連人引進俟本進收訖該管序班
引出收在本寺宿歇次日早天明放出

每遇常朝通政司奏事原不拘起數寓圃雜記云自
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朝食惟欲達四
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閣老楊榮等
慮聖體易倦因創新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

一日先以副本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依所陳傳旨而已英宗既崩三臣繼卒無人敢復祖宗之舊至天啓時惟奏二事及余於崇禎之十年間侍班猶見奏四事格套相沿無裨實政至通叅一官初制吏部會同禮部考授後亦惟吏部按資陞授昧初制矣

洪武中通政使門下有一紅牌書云奏事使當時恐下情不得上達執此牌可以直入內府守衛等官不敢阻

四方奏報雨澤章疏舊皆貼通政司司臣有欲送科臣收貯者仁宗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蓋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為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即封進

舊制題本紙四葉一接末一接不用四葉盡紙所長每葉六行每行二十字比奏本頗大具年月獨占一葉本中字只許占年月上一行過二行則年月端書

一葉

洪武十七年二月定諸司文移紙式凡奏本紙高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門文移紙三等皆高二尺五寸長五尺爲一等四尺爲二等三尺爲一等案驗紙二等皆長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爲一等二尺爲一等三品至五品衙門文移紙高二尺長一尺案驗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六品七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案驗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八寸九品與未入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

案驗紙高一尺四寸長一尺八寸不如式者罪之章奏有正有副本御覽副本啓東宮者實封同進無東宮則不用副

奏疏之式揭其要別書於後謂之貼黃外封所書事目日月謂之引黃崇禎元年上諭諸臣章奏做古人貼黃之法自撮節要粘原本進覽以便執要從輔臣李國楫之請也

章疏貼黃有三種一則宋人貼黃乃於狀劄中未了事復貼黃以增入如尺牘中又言是也一則本朝文

武陞除事故則錄底本藏於內府卽詹事通政樞郎所司清黃是也一則本朝制於賀謝等表上面貼黃帖一方如印大帖下用印黃帖上所書如聖壽寫進賀聖壽表文正且寫進賀正且表文冬至寫進賀冬至表文謝恩寫進上謝恩表文未後年月日上亦印封皮上用黃帖上所書如前黃帖下用印印下寫具官臣某進謹封於上進謹封字上用印是也近日貼黃則書其疏中大要節文又一體矣然軍機疏往往不同以無暇及也

崇禎元月上諭各衙門章奏未經御覽批紅不許報房抄發洩漏機密一概私揭不許擅行抄傳違者治罪

上傳章奏冗長不便省覽以後各衙門條陳章疏務要簡明其字不出一干如詞意未盡不妨再本具奏着通政司申飭

上傳內閣本內凡遇天地祖宗列后字樣皆要出格朕不敢與並列卿等傳示各衙門欽奉遵行
附載

崇禎十三年監生徐仲吉疏伏惟皇上好問好察過
於古先哲王惟恐一夫失所爲聖德累故極芻蕘之
言未嘗不樂聞而採擇焉臣不自量以前月十五日
具奏爲明主可與忠言草野義甘受罪懇祈天心轉
圜以憫天下萬世一疏中言黃道周至清至勤真忠
真孝及其言戇招尤因薦被逮廷杖殘息加以圍幽
竊謂皇上必欲誅結黨敗類之臣則道周非其人必
欲誅孤行獨立之臣則道周當死此通國至愚所共
心傷非獨臣草野之私見也臣聞嚴命匍匐萬里願

從葉廷秀之後冒請天誅使臣疏得上達皇上震怒
殺臣杖臣繫臣俱甘如飴不意通政抑臣之疏三格
不封若有所爲而然者不曰臣疏不當封而曰寬以
俟之可也不曰臣言無當而曰惟存此議論可也是
司臣良心未泯亦未嘗以臣言爲謬但畏罪耳臣復
激切懇封而司臣辭色俱厲至令衙役辱臣不許臣
進夫臣書生雖微志願以古人自任亦成均教育以
爲異日効忠於朝廷建不朽之業者司臣爵位雖尊
不過患得失保祿秩耳以一朝之權而阻千秋之論

豈不輕朝廷羞當代之士耶况臣所言有禍無福有
死無生是天下所心哀而不敢出口者非敢效一班
衣冠敗類及紛紛市棍之徒藉上書希圖倖進者比
司臣何不之審耶嗟乎在廷懼罪不惜賢才而使書
生冒死惜之爲大臣者當慚愧無地反以出納之寄
而撓忠義之心使聖代闢門明目達聰之典壅閉實
甚然臣頭可斷臣疏不可抑也伏乞皇上取臣原奏
賜覽卽立殺臣臣無所恨矣亦無虛臣犬馬齒二十
七讀書報國之志也

古香齋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四十九

番禺林國廣初校
南海孔昭燊再校
南海孔昭鑿三校



大理府志卷之五十一
大理府志卷之五十一
大理府志卷之五十一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五十

北平孫承澤著

大理寺

大理寺在都察院南初制大理寺正三品設卿少卿丞洪武元年革十四年復置改為大理寺正五品其屬置左右二寺設左右寺正左右寺副左右評事及審刑司官十九年審刑司革二十二年陞正三品二十六年設司務二十九年寺革後復置改左右寺為司官為都評副都評司務為都典簿永樂初左右寺及官俱復舊大理準古廷尉掌

大理府志卷之五十一

審讞九反刑獄之政今與刑部都察院並列為三法司凡刑部都察院推問刑各按律例慮而復問囚服乃准擬否駁再擬改正曰照駁三擬不當糾問官曰參駁悟律冤甚者移調問曰番異再異則請下九卿會問曰圓審已平允慮未當移再問曰追駁屢駁不改者徑奏請上裁曰制決凡各省三司直隸諸死刑並讞乃已聽決每歲會九卿朝審重囚

大理古官也尚書臯陶作士周日準人秦曰廷尉漢初仍秦官景帝更名大理東漢又名廷尉後皆因之

元以為都護府明初置大理司改為寺本寺職專審錄天下刑名凡刑部都察院問擬內外刑名俱送寺覆審卿總之少卿與丞為之貳司務典文移左右寺分理其事洪武中以係軍者屬左寺係民者屬右寺又定以在京屬左寺在外屬右寺萬曆九年以二寺事務煩簡不均題准以刑部十三司都察院十三道左右分管浙江福建四川貴州廣東山東六司道屬左寺湖廣廣西陝西雲南河南山西江西七司道屬右寺就各寺中除正副照該管地方通看外其評事

以俸爲序照來文先後分看凡寺正不看外詳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刑部十三司都察院十三道五
軍都督府斷事官五司問擬一應囚人犯該死罪徒
流者具寫奏本發審笞杖罪各者行移公文發審俱
由通政司掛號另行入遞豫先差人連案同囚送發
到寺照依該管地方先從左右寺審錄若審得囚無
冤枉者取訖各囚服辯在官案呈本寺連囚引領赴
堂圍審無異取據原問衙門司獄司印信收管入卷
將囚連案責付原押人收領回監聽候發落候遞到

各項奏本公文到寺將奏本抄白立案務要仔細參
詳情犯罪各比照律條如罪名合律者准擬本寺依
式具本同將原來奏本繳送該科給事中編號收掌
然後印押平允仍由通政司回報原衙門如擬施行
如罪名不合律者依律照駁亦依式具本將原來奏
本繳送該科收編駁回原衙門再擬如二次改擬不
當仍前駁回議擬候三次改擬不當照例將當該官
吏具奏送問或中間招情有未明者必須駁回再問
若公文不必抄白就卽立案其參詳罪名准擬合律

照駁不合律及送問等項並如前行若審得囚人告
訴冤枉果有明白證佐取責所訴詞狀案呈本寺連
囚引領赴堂圍審相同將囚連案依前發回原問衙
門聽候發落待奏本公文到寺將原來奏本依式具
本如前繳送該科公文上留本寺立案然後仰令左
右寺抄案備開囚人供詞行移隔別衙門再問若二
次審異者再取本囚供狀在官照例具奏會同六部
都察院通政司等衙門堂上官圍審回奏施行
凡內外問刑衙門議擬囚犯弘治元年奏准律無正

條情犯深重者引律比附奏請定奪不得一槩俱擬
不應供招之外不許妄加叅語違者在內科道官糾
劾在外巡按御史叅究御史有違者本寺查究
弘治十七年刑部覆准各該司道必先推鞠明白問
罪送審中間倘有冤枉不肯畫字或招情未明駁回
三次改調司道或原問官事涉嫌疑雖未及三次亦
許調問悉遵前項諸司職掌并見行事例施行
嘉靖十年刑部題准兩京法司一應輕重刑獄務要
虛心聽理必求詞證明白情法允當然後議擬施行

毋得仍蹈前弊鍛鍊其有情可矜疑事出無辜應辯
問者卽爲辯問應奏請者卽爲奏請毋拘成案毋避
嫌疑務要遵照欽依着寔奏行不許虛應故事如有
違者重加懲治

嘉靖十一年本寺題准勅法司堂上官一體申明戒
飭使各司恪遵法守凡大小詞訟非經通政司准行
非由各衙門叅送不許聽理非由本寺評允不許發
落若徇私廢法如前所謂拘審及改易發落者俱聽
本寺及科道官叅究檢舉

嘉靖十一年刑部題奉欽依今後奏訴冤抑與稱冤
不服調問人犯中間果有冤枉者問官卽與辯問改
擬不得避嫌畏息因襲前弊其招擬未當該寺駁回
再問者原問官卽當更改不得偏執已見如招情已
明罪無出入該寺卽與評允不得駁論一文一字以
致往返駁辯有累罪犯至於詞訟行勘除人命家財
田土等項例該檢勘者照例行城及軍衛有司勘問
若委官果有徇私作弊勘報不公者原問官審究明
白卽與改正仍將委官叅奏治罪其餘例不該勘者

不得一槩行勘以騷擾害人

嘉靖二十一年奉旨題准今後凡在外一應死罪重囚已經本寺詳過題奉欽依處決後乃捏詞奏辯覆行勘問情真仍依原擬罪名者俱查遵前奉明旨施行不必再行開詳本寺仍行都察院轉行各處巡按御史一體遵照施行

凡發審罪囚有事情重大執詞稱冤不肯服辯者具由奏請會同刑部都察院或錦衣衛堂上官於京畿道問理

凡駁問罪囚弘治十七年奏准原問官事涉嫌疑或有偏拘者不拘一次二次聽本寺駁調問理若不改正本寺徑行隔別衙門問理又駁回犯人若不須提人者輕事限五日重事限十日完報若故意淹禁致情輕犯人累死者聽本寺指寔叅奏

嘉靖十二年本寺奏准法司堂上官將原問官員嚴加戒飭仍將發問囚犯按駁行查凡經駁回再問者照依大明令小事五日中事七日大事十日並要限內結絕如原問官敢有負氣挾私似前停閣淹延凌

虐罪囚者聽本寺指寔叅奏其各司擅准詞狀徑自發落既不呈堂具報送寺審錄又已經審允而擅擬改變者俱聽本寺及科道官叅究

凡在外問過一應刑名布政司直隸府州申呈刑部按察司申呈都察院各衙門仍備開招罪轉行到寺兩寺分看詳擬合律者候題回報部院如擬轉行發落不合律者駁回再擬招情不明者駁回再問

凡評允人犯奉有欽依單本具題曰單題其死罪京詳外詳俱五起一題曰類題係曰審者寺正具稿係

外詳者寺副而下寺員五日一具稿呈堂裁定

吏部尚書憲義論大理疏刑部都察院職典刑名而大理寺尤專詳讞居是職者必得其人其官屬宜從堂上正佐官精加考覈庸劣不稱者黜之貪婪苛刻者罪之其有作奸犯科者責令互相糾舉不許故縱違者一體論罪

舊制刑部都察院罪囚皆送大理寺審錄無寃然後發落有異詞者駁正之法得其平罪得其當今大理寺乃同原問官會審設有寃抑囚何敢辯宜令如舊

制敢再紊成法者罪之

景泰中大理寺卿薛瑄言今法司發擬罪囚多加叅語奏請變亂律意刑罰失中請勅自今一依祖宗律令不許妄加叅語從之

成化時給事中白昂言大理寺審錄有詞稱冤人犯駁回在外衙門再問多偏執已見不與辯明或用非法重刑鍛鍊成獄囚人慮其駁回必加酷刑雖有冤枉不敢再言今後有問招不明擬罪不當者俱乞改調相應官員問理不許鍛鍊成獄違者雖無贓亦依

律問罪從之

大理卿劉玉疏伏惟我朝太祖高皇帝肇跡民間享國持久備歷艱難飽諳物態故立制定法準今酌古周備無遺視漢唐宋為過之至刑獄一事尤在所慎既設刑部以掌邦禁又設都察院以司糾察兼之問刑又設大理寺以專審錄凡問過罪囚具招送審凡招不協情情不合律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謂之照駁照者照其情律也若問有冤枉囚自翻異不服則取供行移改調隔別衙門問擬

二次翻異不服則具奏會同九卿圍審詳載諸司職
堂與大明會典爲制甚密及查見行條例遇有重囚
稱冤原問官員輒難辯理者許該衙門移文會同三
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就於京畿道會問辯理果有冤
枉及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蓋使彼此精研互相覺
察故爲問刑審錄之司者敢不積誠竭慮據情法以
議其平哉法得其平人皆易知易守而不犯故刑罰
得中民獲措其手足所謂刑可期于無刑也奈何豐
豫之餘人心玩怠問刑者不知五詞之審審錄者不

知觀刑之中惟意出入百司視勘不究其所當究刑
每濫於無辜不問其所當問罪常訛於非情苛碎煩
擾長尤與姦俾良善無控訴之門狙詐得橫行之路
以求寔理爲怪異以論舊章爲狂愚遂使祖宗良法
廢壞殆盡臣等有難盡言者今幸陛下剷除宿弊圖
新化理臣等幸沐遭逢忝司平反以爲照駁圍審之
法不行則司刑者無所畏懼庶獄決不可情他若詳
定法律考課官屬矜恤獄囚查革淹滯省節煩擾體
悉吏隱又所以清獄之源也伏望皇上特勅法司今

後問刑凡有擬議未當者容臣等查照舊規照駁再
問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若問
有冤枉囚自翻異不服取供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
次不服止照條例會同三法司及錦衣衛堂上官會
審十分重情遵照會典會同九卿圓審原問官及改
問官若容私偏向仍有冤枉不明者一體叅提問罪
其餘事情均乞勅本寺及各衙門欽遵施行 一問
刑衙門固應遵照律例問擬發落但民偽曰盜或有
所犯出於律例所不載者或情重律輕或律重情輕

難以照常科斷者節該刑部都察院及本寺臨時議
擬上請奉有欽依發落歷年以來非止一端此皆出
於聖明叅酌情罪以補舊章之未備誠宣傳之永遠
使司刑者有所遵守也合令刑部都察院會同本寺
將自嘉靖元年以來凡問過事情臨時議擬奏請及
撫按等衙門奏行部院議處具覆奉有欽依發落者
逐一查出再行議擬停當開欵具奏取自上裁著為
定式增入問刑條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永為遵守
其近日刑官私議比附律條之類刻附律書者俱不

許傳用庶聖謨顯而刑不濫矣 一法司所以專理
刑名至于大理寺職司叅駁關係尤重凡任兩寺官
非精律例見出原問官員之上何以評其輕重服其
心乎近見兩寺官其間歷年既久諳練事體盡心職
業者固多亦有初入仕途律之名例尙未通曉卽欲
斷按庶獄未免有差原問官因得指摘罅漏借爲口
實至於叅駁本寺亦不降心聽從輒逞雄辯往復數
次淹累囚衆至不得已只得將就允行亦有彼此騰
謗遂相擠陷本緣公務反成私隙以致刑獄不清多

此故也合無行令本寺今後遇有新除評事督令講
讀律例半年以上考居疏通者方許干預評允如有
刑名生疎者比照試御史事例仍令重歷重歷不堪
者叅送吏部對品改調在京別衙門敘用其見在者
除寺正寺副不考外其餘亦限三月以內通加考驗
勤惰內有年久未諳者一體叅送吏部別用若有究
心刑名才識出衆者開送吏部候兩寺正副員缺不
論年資銓補至爲正副又能益勵職業比照刑部各
道年深郎中御史一體不次推陞如臣等堂上官不

能正已格物以致刑獄未協於中亦乞聖明早賜罷黜以爲不職之戒庶人知省勉法律昭明而足爲天下之平矣 一訪刑部近年以來問理刑獄多便已私不體朝廷欽恤之意每遇強竊盜及人命重囚不問虛實輒加嚴刑苦訊又有經本寺審允題奉欽依處決者分付獄官私行謀死詐稱病故不得明正典刑及未成招死者枕藉於獄雖經御史及錦衣衛官相視不過虛應故事本寺所審者止據見在人犯病故者例不查考以致該部肆行無忌問官緣此得省

文移提牢官員緣此便於防守而以人命之重如拉犬彘習以爲常漫不知惜甚傷天地之和召災致變未必不由於此此等弊政已非一日茲當欽明大獄之後人圖自新諒無敢蹈前非者臣等恐宿弊難祛頽風易靡不可不預爲之防也合無行令刑部衙門戒飭各屬俱要仰體至仁重惜民命一應罪囚無得非法凌虐有患病者提牢官及司獄官請醫調治或調治不痊身死者一面行文都察院等衙門差官相視明白仍一面將患病緣由開送本寺以憑查審若

御史等官驗有傷重及本寺審係矜疑人犯并未結
事情雖係真正死罪重囚不魯請醫用心調治假捏
虛文開報者俱係當該官吏叅究從重治罪其男子
杖罪以下及干証平人婦人徒罪以下者不許一槩
淹滯每月終該部堂上官仍將見在開除病故囚數
開具說帖御前宣奏庶司刑乃有所避忌而囹圄無
冤獄矣又訪得相視官往往畏懼復命延捱數日積
死數囚方行相視以致屍肉潰爛臭穢薰蒸莫敢近
前非惟死者莫辨其寃生者亦被所染瘟疫舉發莫

可救藥誠爲可矜亦乞勅都察院等衙門遇有該部
開報死囚隨即差官相視毋至仍前耽悞叅究治罪
如此則陛下如天之仁及枯骨矣 一近時法司問
事多有淹滯日以牽累平人合無行令今後問擬大
小事情及行各城勘驗者大事限二十日中事十日
小事限五日俱要提齊完結此外如錢糧行查未明
強竊盜挨拏正犯未獲人命未檢結勘以致稽遲者
將見在人犯及本狀內各起事情先行問招送審本
寺卽明開各犯到官之日以憑查考有淹滯過期者

年終類奏量請罰治如例應委官勘問及行軍衛有司會勘違限并托故推調不卽赴勘者原委衙門照例叅奏提問庶宿弊除而官無曠職矣 一近日各城巡視御史并兵馬司衙門每遇地方呈報小事不論情之輕重槩送法司法司又加深求入人以罪送寺審駁方行改正又聽人囑托濫准詞訟批發兵馬司問理以致牽累貧民甚至傾家蕩產鬻賣子女始得完結者臣等以爲市井細民愚蠢無知或因醉酒誼譁或因微末爭構至有妻妾妬寵而反目子孫違

令而打罵皆人情所不免該城量行責治已足示懲戒若一槩送問誠爲擾害行令各城御史除強竊盜人命等項重情照舊送問其餘一應小事量情發落不許送問亦不許受理凡軍民詞訟俱赴通政司告行法司提問亦不許巡城兵馬司等衙門濫受擾民庶刁風可息而貧民獲安矣

崇禎二年大理卿康新民疏臣備員廷尉稱天下之平每遇審錄重犯多方詳慎歷有平反清夜省心惟恐天下有冤民也軍徒一冤民已不堪命若大辟一

宛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其關係更重矣
在愚民固有以他故羅辟者然多屬人命盜犯人命
自有冤對猶易訊斷惟盜犯真似微曖極易滑錯外
郡縣盜情猶有着落而京師盜情益多縱枉蓋失主
被盜之日須先投一失狀於官司預報失單逐項開
明記號如手飾金銀分兩有無珠翠衣服顏色或袖
絹紗羅布絮下至一帽一履亦必註一製樣嗣後擒
賊追賊合者方為真盜若果審真卽辨首何憾若無
確証難以懸坐至盜已到官須立地審取口詞無得

日後妄扳以殃林魚今京師賊犯全憑番役緝獲每
當未經官時先於城外冷空廟寺非刑苦拷逼使供
招利其扳扯以為奇貨至真盜真賊未必不隱縱颺
去其供招成獄者或云不知名失主或云過路人不
知姓名卽指有失主認識贓物然當日原未投失狀
安知今日盜犯果係其家失物至有一種神奸與番
役穿鼻每遇盜發或當官認為失主而贓物則私相
瓜分若然則天理漸滅而王法甚屑越矣城番獲賊
係各兵馬司初審營番獲賊係巡捕把總等官初審

夫審盜非聰明不能得情非清正不能得情非寧耐不能得情而欲以此三者必之各兵馬司把總等官其將能乎不過隨番役所寫供單爲渠作謄錄耳卽此便爲初案矣已而兵馬司所審轉解巡城御史巡捕把總等官所審轉解京營督捕提督巡視京營科院中間固有嚴究漏網亦有開釋無辜者叅送刑部審定招詞堂屬幾經推敲大獄訂有成案及遇臣等閱招始末虛心鞫問其爲真盜真贓甘認無辭者十之三四其嘆嘆轉辯藉口於番役之苦拷逼供者十

之六七也真者自應執法以正三尺稍有可疑必駁審以期於當然計事犯之日以至臣寺則不知耽延幾許月日矣近有盜情一起牽連三十六人陸續監斃兵馬司者三十二人臨審病故者二人止二人聽鞫其中卽有一可疑者駁從未減然前三十四人中豈尙無子虛烏有可待平反者俱已混登鬼錄矣言念及此安得不痛心疾首也臣欲自今以後除長途卒遇响馬不及呈報外凡京師居民若有被盜者各就五城所屬先投一失狀隨開失單如前式粘狀俟

賊犯既獲庶有所據以定真贗卽獲自各營亦必關原狀以爲確證其番役止許嚴緝不許苦拷至五城掌印兵馬司多係孝廉前途尙遠如遇審盜必分明确裡情節隔別細審果同行上盜亦須將姓名年貌住址贓物逐一剖悉不得止報混名致難緝捕審畢一一親筆註定用印鈐記不得辭勞分委致滋弊端其各營巡捕把總等官亦須念及冤報盡心審確毋輕信番役私相貓鼠其各城御史暨巡視京營科道當不時誠諭專以審賊之當與不當定各兵馬司各

把總等官殿最若故出故入臣寺覆審旣明將初審官題參依律懲究且盜情一發卽須速結轉解參送法司不得耽延月日使無辜斃於奸穴其厥衛理刑官亦求皇上明旨申飭凡遇審盜務慎重得情毋輕枉縱至京城一種拏訛棍徒往往捕風捉影擇人而食騙詐所及家資一洗甚有羅織傾命者致使善良赤子日跼踖於橫禍則妄拏誣陷尤當嚴爲申禁以安根本之地可也

崇禎十五年大理卿凌義渠疏查得臣寺職掌見在

衙門事宜一書內稱凡評允人犯奏有欽依單本具
題曰單題其死罪京詳外詳俱五起一題曰類題又
查刑部事宜內載大理寺審允者死罪候類題命下
之日出評允勘合此五起類題之所據也惟是死罪
有立決秋決二項歷來外詳類題不分立決秋決獨
京詳分別二項各候足五起此不知起自何年沿成
故事臣等固不敢傳會典制也恭繹明旨立決重案
應否延停久待因反覆參詳立決人犯除卑幼悖逆
外係強盜十之九所謂禦人國門不待教而誅者也

但臣等竊見京詳盜案與外不同州縣盜發失主先
有緝狀有失單及至擒獲質對月日賊狀一審了然
京師多憑番捕之手獲盜未必皆真真盜未必皆獲
卽其有賊有証而失主或非正身贓物概無原單失
出則有出柙之虞失入遂傷好生之德且州縣訊鞫
強盜賊真証確然猶府道司院層累批駁稍餘生路
復入恤刑矜疑之牘比其開詳到寺次第奏讞不知
幾閱年歲京師則自城捕獲賊送部成招過寺候題
其間情罪未協者惟有臣寺之一駁耳卽候足五起

遲不過以月計而爰書既上死者不可復生矣臣等愚鈍恨無片言折獄之明而仰體欽恤之仁俯思平反之職於此等重辟何敢率易從事雖題稿已具倘有疑竇須再行駁確者則未嘗不藉候五起之例庶得以躊躇而審也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蔽要囚聖人之意豈爲兇人停延久待緩至旬時者哉政懼濫及無辜必再三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殺之也臣等前疏已及此今擬議未奏間接邸報該刑部題爲遵旨認限事奉聖旨

這各司未完事件既立有限期併在內各衙門在外各撫按一體祇遵查緝審結但獄須得情方無枉縱都着詳鞫確擬稱朕恤恤之意不得藉口勒完任意出入欽此臣等恭誦綸音真與聖經相爲表裏固知責成速讞原期於得情無枉無縱非但以速爲能而已也伏乞皇上欽定以後京詳立決重案或仍舊足五起類題或照外詳例與秋決共足五起類題總求詳確以贊祥刑從此永爲典制庶畫一之令旣飭而隱閣之弊愈清矣

薛文清瑄大理箴惟左執法廷尉象焉稽古之職士
師庭堅官曰大理厯茲有年其名不一其事則然蓋
天之公陽開陰闔立法憲天仁柔義過不率典舜或
過或惡天討以施低昂斟酌乃有準臬職斯常刑讞
厥當否則歸廷平廷平攸執時惟鑑衡鑑灼隱伏衡
持重輕持照兩得克允克明罰當民服氣協休徵惟
刑弼教聖所欽恤死者弗生絕者弗續爾居爾官宜
何警肅勿徇貨利勿任憎欲勿偏縱釋勿好刻酷有
一於茲靡平靡獨數紀瘵官齋痛飲毒墮火銷膏孽

亦已遠邈哉千載乃有良臣釋之定國持公體仁曰
民不寃曰無寃民功光簡冊慶及子孫高山宜仰景
行宜遵小子述戒敬勗我人

古香齋鑲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五十

皇朝通志卷之五十一

番禺林國廣初校
南海孔昭燊再校
南海孔昭奎三校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五十一

太常寺

北平孫承澤著

太常寺在皇城西後府之東南向中為崇正堂萬曆中董其昌為寺卿改寅清堂書用李江夏法甚工後堂左右為官舍堂後為香帛庫庫北為浴堂南為柴庫右為祭器庫初為太常司正三品吳元年令凡朝會贈諡冊封冠婚喪祭講究儀式計量物料移文各衙門施行禮樂祭祀宴賞犒賚賓客工匠悉隸焉洪武元年定太常官制掌天地宗

皇朝通志卷之五十一

廟社稷山川神祇之祭以相大儀以格神明以致天地之
和餘分隸各衙門設卿少卿司丞博士典簿協律郎贊禮
郎司樂大祝等官及祠祭署令署丞三年置神牲所設廩
犧令大使副使等官四年神牲所革七年設典樂二十四
年改署令為奉祀署丞為祀丞三十年改司為寺司丞為
寺丞三十五年革大祝

虞舜命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后夔典樂周併領於宗
伯秦始為奉常漢因之為太常太常王者所建之旗
也畫日月蛟龍百官有大功德則書之王者有大事

則建以行禮官奉持之故曰奉常又曰太常漢百官
志曰欲令國家盛大社稷常存稱太常又曰尊大之
義也

太常職事凡天神地祇人鬼歲祭有常先歲孟冬進
明年祭日上御奉天殿受之頒諸司凡上祭贊相禮
儀大臣攝事亦如之若祭先期請省牲大祀上先省
大臣繼省之進版銅人上殿奏齋戒示諸司凡薦新
品物移光祿寺凡國有冊封冠婚管繕出師歲時旱
澇大災難請郊廟社稷凡新王之國若朝還謁辭於

寢廟凡祭滌器爨理香燭玉帛整拂神幄必恭潔凡
玉三等曰蒼玉曰黃琮曰玉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
先日展親曰禮神曰報功凡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太
牢曰少牢凡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
凡舞二曰文舞曰武舞凡樂器不徙凡陵園之祭無
樂凡祭掌燎看燎讀祝奏禮對引司香進俎舉麾陳
設收支導引設位典儀通贊奉帛執爵司尊司鬯洗
卿貳屬各供其事凡宴會率其屬奏樂典簿典勾校
金穀察視禮數省署文移博士講習禮文請上填名

祝版大禮導贊其儀神樂觀提點知樂頌樂生舞生
而時教肄之進退其考贊禮郎設君臣之位以奉祭
祀之禮拜跪之節皆贊導焉而承傳之協律郎司樂
考協雅樂凡舞人韻聲人籍數其名數而審欵之凡
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舞失節者皆禁糾之凡上至祀
所夜警晨嚴凡祭先期演樂太和殿凡大祀樂生七
十二人舞生一百三十二人凡壇署典守壇場殿宇
厨庫林木時灑掃之以供其祀事陵署亦如之犧牲
所凡三祀牲牢咸有數養而滌之藉田收穀納於神

倉供五齊三酒之用穰稟餉牲

洪武二十五年六月以皇太子新薨欲停時享命禮部侍郎張智等考求前代典禮智等奏宋會要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真宗居喪易月服除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園丘郊用樂餘皆備而不作今宜如宋制從之是年八月上召太常寺卿許昇問祭祀禮儀昇不能對典簿劉仲實從旁代奏甚詳上曰國莫重於祭祀職太常者昏惰如此何以祀神遂降昇為刑部主事而以仲實代之

太常博士漢人極重此官國有大政下丞相九卿會議必及博士卽如廢昌邑王奏中公卿將相列名上請必曰臣敞等謹與博士議云云如此大事非博士之言不行其重之如此

太常贊禮郎卽宋之太祝也宋重其官以宰相任子爲之明初亦以處文學之士乙科初選每得之後乃以黃冠充焉失矣

宋濂曰凡守令滿三載者朝京師詔銓曹考核治行其昭著者皆復舊職命儀曹燕饗之遇有事郊社令

被以盛服從公卿大夫之後以與祀事上之意以為能勤民方可以對越神明也

宗伯于慎行太常寺題名記國家法六典建官既以禮樂神人之政總之春曹又設太常卿佐使率其屬以奉郊廟羣神之祀而掌其器幣壇場儀文樂舞之數以告時於上而請行之蓋宗伯所掌天神地祇人鬼之禮春曹舉其全太常專其職矣所謂崇明禋之典以協承神休厥惟重哉寺之在北都者初稱行在正統間始定今名則永樂以前故南太常也而題名

所志卿及餘佐肇自洪武於建置之實不相中矣萬厯庚寅卿張公作霖以題石且盈將更鐫以待來者則斷自永樂十八年卿蔣公守約少卿傅公霞岫以下而除其官南寺者以志實也又准雷大司空年表之法列卿少而除丞以志守也舊記間有遺失又取年表所載頗增入之而隆慶以後續焉以志備也謂不佞承乏禮官請為之記恭惟我高皇帝開天朔宇稽古禮文惟是郊廟百神之祀對越將享罔敢逸豫洋洋乎寶謨景訓載在典策規於萬世矣列聖相承

率由舊章靡有遺闕是致昊穹錫貺百神効職年穀
順成羣生嘉饗與虞周之盛有同符焉其惟明德之
歆升聞於上亦越奉盥蒞鬯之臣陳言祝嘏以假於
上下神祇與有榮號哉及遯穆考以前寺之卿佐間
或參以宗祝秩之上列亦惟其習於禩將示有常也
不佞竊有睹焉古者官不易方材不兼任伯夷典禮
后夔典樂各効一職不二其守以終其身故能搏心
揖志儲精會神以逆釐三靈而協調元化也今之太
常旣以一官兼夷夔之任而備其所不能周又皆出

於仙曹瑣闥極當時華要之選垂魚擁佩朝遊乎圭
瓚暮翔於斗樞卽欲精白一心肅祇厥職以揚洪輝
而甄靈貺時不幾也無已而委之宗祝曰以其服習
有常不惑於儀云爾則無乃以人而棄官乎際考舜
之命夷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其命夔也以直寬剛
簡之德勅之則夷夔之終身於其官者固不在玉帛
鐘鼓之間而在乎有禮樂之本也任是官者誠有禮
樂之本以考其器數而舉其籥章則一日居職亦夷
夔之一日矣由是而後乎吾者二人焉如之是一

二人者其不為夷與夔乎又由是而後乎吾者十百人焉如之是十百人者其不為夷與夔乎有如提空名以自貴而慢厥官常以怨恫於神明即終其身於鐘鼓玉帛之間何以自異於宗祝之流而稱顯相乎聖上恪共祀典春秋匪懈祝號之史或有愆於禮度輒下詔申飭應時更置而於寺之卿佐茂簡名德以冠九列爛焉燦乎於前有輝矣繼自今以往任是官者其有不丞丞翼翼各率乃職以求踵夷夔之躅而委諸宗祝為也即我一二禮官實儼然在庖俎之間

亦曷敢不相與敬之以光揚天子之不赫命於戲重哉爰弁諸碑首用昭示千萬禩維張公其有令矩於後人焉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五十一

番禺林國廣初校
南海孔昭燊再校
南海孔昭登三校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五十二

四譯館

北平孫承澤著

四譯館在東華門外南向設太常寺少卿提督之聽于翰林院所隸凡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裔初以舉人監生年少者入翰林院習裔字以通事為教師科舉時任其應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場畢送翰林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中榜後改庶吉士仍習譯天順中革令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

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

永樂初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譯書八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令就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館于長安右門之外處之
蹇齋瑣綴錄永樂間嘗選舉人監生習四夷譯書憫其妨曠本業乃命會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場畢送出翰林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蓋優典也然既登第仍官館中習譯書如許道中是也至景泰初吳禎以民人充譯字始援此例中鄉試及登第又以與修

竄字通志成從衆庶吉士出授御史成化間俞瓚又因此例授主事于戶部蓋資稍可進輒習舉業而譯書不復精徒藉爲科第之捷徑故爭趨者衆天順八年彭可齋姑建白如制去取于內不復送出院

天順中禮部左侍郎鄒幹奏永樂間翰林院譯寫番字俱于國子監選取監生習用近年以來官員軍民匠作厨役子弟投托教師私自習學濫求進用况番字文書多關邊務教習既濫不免透漏夷情乞飭翰林院今後各館有缺仍照永樂間例選取年幼俊秀

監生送館習學其教師不許擅留各家子弟私習及
徇私保舉

洪武中以元人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制蒙古字行
天下乃會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脩馬懿赤黑等以
華言譯其語復取元秘史叅攷以切其字諧其聲音
名華夷譯語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
其情

大學士高拱議補譯字生疏看得譯字生自嘉靖十
六年考收之後迄今垂三十年中多事故更遷所存

者僅餘一二世業無傳番譯具廢本當選收以備作
養今該內閣題乞照例選收併勅本部詳議委應議
處臣等謹擬議條件開具上請 一選世業查得正
德三年選取譯字生一百七名嘉靖十六年選取譯
字生一百二十名皆不問世家不論本業止泛考漢
文數字待收館之後方習番文考非所用用非所考
譬之責工于商難便成熟今該內閣具奏專取各館
世業子弟資稟年歲相應者考選送院作養其議甚
當相應申請合候命下本部行移翰林院轉行四譯

館即將各官名下世業子弟資稟清秀者開送本部
考以番文收管習學伏乞聖裁 一定年限議得世
業子弟雖卽試以番文然未經作養難便責其全曉
但取其精通門路易于習學而已若不限年則有年
既長而止通數字者收之豈能有進若皆限年則有
年雖長而業已成熟者棄之豈不可惜合令各生先
自報已通未通二項其未通者限年二十五歲以下
審驗得實方准收考以分數多者取中其已通者不
限年數考必全曉而後取仍于本卷首行明書已通

未通以便分別庶年富者可望其進而業成者可得
其用伏乞聖裁 一慎考校查得舊例考選入館之
後提督官四季考試欠精者責打二十習學三年會
同六部都察院掌上官翰林院掌印官於午門內會
考每差御史二員監試其中試者月給米一石又至
三年會考中優等者與冠帶仍月給米一石又至三
年會考中優等者授以序班職事其初試不中者有
再試三試之例及查嘉靖元年等年屢經本部題准各
館官生中有愚頑不學屢考無成者若容再試終于

無用今後習學三年不中者徑斥爲民六年冠帶不
中者給與冠帶榮身九年授職不中者卽以應得原
職俱各回籍閑住今該收考相應通查議請合候命
下除將前項考選送館之後仍行提督官照例季考
懲戒其有怠惰愚昧終難策勵者不拘歲時徑請罷
革至于三六九年會考照例食糧冠帶授職其三年
考不中者姑量加責治容再習學又三年不中者黜
退爲民其食糧三年考不中者亦行黜退其冠帶三
年考不中者令冠帶閑住母或姑息坐糜廩祿伏乞

聖裁 一定收補查得收補譯字生自正德三年一
行嘉靖十六年一行以至于今曠日久遠人心絕望
所以不習其業應考者解而他人反得營求入選取
收之後三年會考例有黜陟人漸減少而各館世業
子弟藝隨齒長又自有俊秀者出似當量爲收補以
便習學合無今後每六年一次收考每考止取二三
十人則進身有期人旣肯習其業取人不泛業自可
精其能况數番方滿一百二十人之數得諸積累似
與一日濫收者尤爲有間伏乞聖裁 一查實歷查

得在館各生有意情托避者率多告病給假及會考之期輒行告補甚非事體今後合無臨及三年會考須要查算在館日期有無虛曠若無故曠三箇月之上已食糧者住支未食糧者令補足日期方許送考其丁憂起復事出不幸者情若不同故往時亦嘗奏擾乞要附在廷試歲貢中同考皆已准行然據考課責實之意似亦未當今後俱合扣算三十六箇月爲滿如未滿數者通不准考伏乞聖裁 一嚴保勘照得世業子弟必用本館教師保送然有等夤緣之徒

冒認宗族假托姓名買囑教師朦朧保送深爲可惡今該內閣奏令各館教師結送世業子弟赴考如朦朧冒選者日後事發卽行黜退并將原保教師察問相應依擬申請合候命下行令各館教師各將本館見任各官及曾任而物故退閑者的親世業子弟取具重甘執結親赴本部投遞間有本館教師故絕而子弟獨存者許隣館保之臣等嚴加審覈果無詐冒方准收考仍于考試之日許各生面訴如有前弊卽將本生并保送者一併送問脫或一時倖免日後被

人告發或查訪得出不論入館年月久近仍行問革
爲民原保教師一體連坐伏乞聖裁 一絕干請查
得先年考選不公大招物議皆因富商豪族憑恃錢
神或鑽刺部官自通貨賄或買囑勢要轉爲請求以
致有嫌可避年久不敢舉行然國法有在若果以公
奉法何有于嫌合候命下臣等先行禁約敢有鑽求
窺伺及轉爲干請係官員者容臣等指名參奏治以
重罪不係官員者卽於本部門首枷號一個月滿日
送法司問罪伏乞聖裁 一嚴考試查得先年試法

甚疎致通關節且止考以七言絕句詩一首既係成
語則或有預擬而暗合者合于考試之日嚴加搜檢
封鎖防範前後不得相通其試字不用舊句臨時雜
出漢文三十字令譯番文仍設彌封官一員卷完時
先行彌封然後送看預行各館教師先將番文底本
送部以憑驗對其考試之日俱于部中別所封鎖待
取定進呈之時放出令其參驗庶免差訛伏乞聖裁
一分館業查得九館所習番文各異而註以漢字
亦互相有無若一體考譯則有無其字者將何以應

合於考試之日公同于九館番文底本內揭出一段
令其譯寫又各館事務繁簡不同亦難一槩均取合
于事繁者多取數名事簡者少取數名如有一館無
人習學者則于別館當取有餘之數補之令入館之
後改習其業仍于考卷首行明寫某館譯字以便稽
查伏乞聖裁 一禁差遣查得譯字官生一得進身
即便營求差遣曠廢本業每有外夷朝貢之文及朝
廷勅諭宣示諸番者令一辨譯則瞪目支吾莫可措
手不免爲遠人所笑今後各館官生俱要安心習業

較閱課做毋得鑽刺謀差以取罪譴伏乞聖裁 一
補教師查得提督四夷館少卿邱岳呈稱緬甸館師
生俱已故絕誠爲闕典蓋先年缺人俱令各邊鎮巡
官保舉起送充用又查得當時緬甸教師不識中國
文字使人口傳漢字題目令其寫作番字先因本館
教師不曾傳有本國字樣本館人員止將百夷字樣
習學故考時欲要依本對看而無本可對以致難定
等第封卷進呈今據教師既缺相應取補合候命下
本部行今該鎮巡等官多方覽求通曉番漢字樣者

充緬甸教師并求本國字迹或就責令教師尋獲湊
譯成書以便教授庶各館皆有全書不致如往時含
糊考核漫無憑據伏乞聖裁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五十二

番禺林國廣初校
南海孔昭燊再校
南海孔昭望二校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五十三

太僕寺

北平孫承澤著

太僕寺在皇城西乃元兵部舊署初設羣牧所牧養馬匹
洪武六年始置太僕寺從三品在滁州設卿少卿寺丞典
簿等官職專馬政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
等處行太僕寺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
僕寺十八年改稱太僕洪熙元年復稱北京行太僕寺正
統六年定今名以原置在滁州者為南京太僕寺太僕古

官掌牧馬之政令以聽於兵部少卿則分督京營馬若畿馬丞分理京衛若畿甸及山東河南六郡孳牧寄牧馬三年而更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借御史一人往印烙而差擇之選其良凡草場歲徵其租金國災稊出以佐市馬凡租金恩蠲或災蠲不得兼即蠲必轉移相抵不得虧軍賦而寺主簿勾省文移常盈庫征馬金貯焉

凡馬政曰民牧曰衛牧曰京府寄牧凡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令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

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召募軍曰抽選軍皆籍而食之凡民牧人視其丁產而授馬種馬牡十二牝十八牝牝五歲而徵駒曰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邊邊馬足寄牧於畿府而府甸土不宜馬及人民耗者征馬金凡馬駒十八年而免定頭駒重駒而籍之報駒有常期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借御史二人印烙選其良汰其羸劣凡草場歲徵其租金地畝十七椿朋十三災稊出之佐牧人市馬

舊設寺丞十二員分轄各路孳生馬匹官給善馬爲種率三牝馬置一牡馬每一百匹爲一羣羣設羣頭羣副掌之牝馬歲騾馬一駒牧飼不如法缺駒損斃者責償之其牧地擇旁近水草豐曠之地春夏牧放游牝秋冬而入寺印駒用種字俵用江字馬毛稀毳而齒少者老馬所育眼光照人見全身者其齒小照半身者滿十歲所照漸短其齒愈大驗其病否取毛附掌中相粘者無病粘少者有病

周弘祖曰國朝領養種馬南北直隸河南山東之民

兩太僕寺總其事而御史稽察印烙之北數七萬南數三萬每歲五馬共俵解馬一匹赴京上納給各軍喂養後又寄順天所屬州縣謂之寄養馬匹山西陝西又設苑監養於官上苑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陝西又有茶馬洮河等衛衛番族給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給與茶一百萬斤取之四川保寧等府三年一次正德中都御史楊一清修整茶馬奏金牌之制以廢無從稽考止給茶易馬似互市云成化二年南直隸地方奏稱

地不產馬暫收折色或三十兩或二十四兩自是比
照日漸加增解銀儲北大僕寺發各邊買馬及各邊
借支別用隆慶中李興化春芳在內閣憫桑梓領養
種馬之難因奏通行革去一半而舊制蕩然矣
種馬養在民間一見四騾此制甚善隆慶二年提督
四譯館太常寺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爲孳生備
用今備用馬已別賣則種馬可遂省且言種馬之害
變賣種馬之利於是御史謝廷傑言當收法以除弊
不當因弊而廢法兵部亦主其議議上竟如金言變

賣一半每馬變價銀十兩徵收草料銀二兩解太僕
寺至萬曆九年御史于有年復請盡將種馬變賣兵
部議覆云國初戰馬原係官牧嗣因承平無事故養
於省直民間課駒起俵後因多事課駒不堪征戰改
爲買解大馬之法寄養近郊緩急足恃其種馬尚在
民間百十年來節經當事諸臣建議設法課駒迄無
毫毛之效民間攢戶養馬困苦已極有司按季點驗
騷擾益甚無名差遣各項科索悉取辦於馬戶間閭
殆不堪命數十年來節經當事諸臣建議革去種馬

永塞樊源卒未有能行之者豈惟年復一年民害日深抑恐一旦有事戰馬缺乏至穆宗皇帝初年採太常少卿武金之議欲行盡革於時當事之臣議革一半其害猶未盡除至今遺議紛然茲蒙皇上特容臣等查照節年題奉事理議處停當誠爲惠安小民預飭武備至計適該御史于有年建議痛切遠自數千里而至臣等劄行太僕寺查議同稱審度時勢變通調停上不失祖制下有裨於生民蓋亦有見於此臣等再三考究籌畫先年變賣未盡種馬一半委應通

行變賣量徵草料銀兩以佐買馬之費種馬雖革馬戶宜存聽省直各照舊或十年或五年一次審編買解大馬如歲用馬匹數多太僕寺預呈本部多買本色或有重大征戰無論本折悉買本色如再不敷並出太僕寺所貯變價及歲積草料銀兩分發州縣收買騰壯大馬一同解俵太僕寺應用庶民害永除武事有備一清久廢未盡之弊復還國初慎重戰馬之意相應題請定奪恭候命下通行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巡按衙門並劄付兩京太僕寺仍咨都察院轉行

各巡按並印馬御史行各司道並府州縣掌印官將
賣剩一半種馬盡行變賣司道各官親估價銀上等
無過八兩下等無減五兩估完先造清冊送部案候
查考以文到之日南直隸限一年以襄北直隸山東
河南限十箇月以真變賣完日傾銷成錠各州縣依
限解部發寺收貯專備買馬不得別項支用每馬每
年折徵草料銀一兩以萬曆九年爲始徵完各州縣
總數解部發寺不許延挨拖欠孳駒已報在官其種
馬堪賣者將駒給賞馬戶不堪賣者將駒一同變賣

贖價馬戶有逃故種折者審實免徵逃移復業種馬
猶存者照下等馬價減估仍嚴禁有司仰體上意各
將馬戶務要優恤俾令樂業不得踵舊承訛加以雜
泛差役科索以致朝廷恩澤不及於民其餘未盡事
宜並經理馬政各官應否裁革撫按官悉心計處停
當具奏上請定奪上允之於是寺庫積銀千萬而天
閑之制蕩然矣

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永之舊歸有光曰江南折色
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

清也子粒之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而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已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意督視之洪永之舊猶可復也

大僕卿周孔教題馬價疏本寺老庫馬價自嘉隆以來封識惟謹不許擅動誠謂老庫之銀卽外廐之馬也無事折而爲銀有事出以市馬以備非常所以拱衛神京固安根本慮智深遠節奉明旨不許借討歷

歷可數故自嘉隆至今老庫馬價所積幾至千萬及後各部率意借討遂至濫觴始曰不得援以爲例後卒以爲例始猶兵部支請爲例自後各部亦借請爲例始借猶曰勒限補還及後竟不補還日減一日歲削一歲以故屢年千萬之積殆盡今僅存二百萬有奇耳所謂儲蓄不備卒有水旱盜賊無能以應而國非其國者也夫富家巨室欲保其家旦夜所以慮非常防盜賊者備至周密况以堂堂神京所恃以戒不虞者空疎至此可爲寒心臣等蒿目焦心計無所出

方思遵旨取償該部原借銀兩不虞今又借討百萬
矣卷查戶部所借本寺七百餘萬不為不多舊借未
還新借踵至况本寺僅存二百萬今一借百萬能堪
幾借竊恐不數月寺帑盡空矣寺帑空則神京幾無
馬矣神京何地今日何時帑竭馬乏何以爲國或曰
事有緩急亦有輕重等重從急等急從重京師之重
視邊圉何如譬之邊圉手足也京師腹心也未有剝
心血以補手足者近見天象告變河源已竭民心擾
動亂萌已形陰雨綢繆不可不慮是京師備禦當急

乎當緩乎倘一旦有警欲徵馬則無馬欲市馬則無
銀倉惶失措誰職其咎往者庚戌之事至今念之令
人心悸夫天下利害事惟身親之而後心知其苦今
太倉空匱九邊告急計臣所知也若寺帑匱乏後禍
難任計臣豈知故計臣今日之請臣等今日之執所
謂各痛各腸無非爲國非敢動意氣爭區區衙門體
面已也體面之爭小軍國之計大臣等竊見宋之季
世臣子不求爲國濟事動輒求勝卒誤人國臣等竊
恨之臣等所以不敢默默者非敢求勝爲陛下守此

官耳挈瓶之守手不失器况軍國大計乎伏望皇上俯念根本之重加意桑土之計勅下兵部酌議彼此各有老庫錢糧應否堪動所借錢糧百萬之多應否當從從長計議奏請定奪庶馬政有賴而大計不誤矣

崇禎二年太僕寺卿涂國鼎馬價出入數目疏查臣寺所隸北直隸各府州縣歲額解銀共一十四萬七百一十二兩南直隸各府州縣歲額解銀共一十八萬九千五百三十五兩三錢五分河南各府州縣歲

額解銀共七千八百七十四兩山東各府州縣歲額解銀共九萬一千四百一十六兩通計省直歲額解銀共四十二萬九千五百三十七兩三錢七分此臣寺之入數也乃若臣寺所給發京邊各項年例在遼鎮撫賞銀二十二萬六百三十七兩五錢零薊鎮撫賞銀二萬五千二百兩在密雲犒賞銀一萬兩在大同鎮馬價銀三萬兩在宣鎮馬價銀五萬二千二百九十二兩四錢三分六釐在延鎮馬價銀一萬八千三百六十四兩在寧鎮馬價銀一萬二千四百兩在

薊昌二鎮馬價銀二萬六千二百四十三兩八錢七分七釐五毫在灤陽兵餉銀三千六百兩在壩上祭司馬等神銀二十八兩在京營軍伴操賞修理弓箭金鼓旗幟等項銀四萬一千四百兩六錢五分通計職寺給發京邊年例共銀四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兩四錢六分三釐五毫此臣寺之出數也臣寺出入之數如此卽令外解全完所入已不足以供所出矣况逋欠實多並四十二萬之數亦不足乎且舊歲復派皇賞銀三十六萬兩乃在京邊年例之外於是搜括如

洗束手無所措矣近且以倭馬改折請當此秋運之期民間俵馬有到京者有在途者紛紛駭回改折往來騷擾將有不勝其勞費者况祖制設立馬政專給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祇謂根本重地有備乃無患耳原非爲邊鎮卽後來折色亦謂無事則易馬輸銀有事則出銀市馬仍是備禦京師之意乃今折色銀數盡給發各鎮矣如并其倭馬盡行改折萬一變生不測如嘉靖庚戌故事欲買馬則無價且無及計將安出言之可爲寒心臣等惟知爲祖宗固守

職掌萬萬不敢徇邊鎮以悞朝廷也

苑馬寺

楊一清疏臣章句迂儒本無致用之地伏蒙皇上簡擢總理陝西馬政揣分捫心實深愧懼誓竭駑鈍以圖報稱本年八月內到陝西地方奉宣德意備行兩寺監苑官員共修職業以副委任臣親詣兩監六苑查得牧馬草場原額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七頃六十畝見在各苑止存六萬六千八百八十八頃八十畝其餘俱被人侵占原額養馬恩隊軍八一千二

百二十名見在牧馬止有七百四十五名牧軍包攬代役及私回原衛住坐點視得見在牧養見駟騾馬并孳生馬駒止有二千二百八十四匹馬政之廢至此極矣臣考究國初牧馬成法行據該寺回稱先年被火將文案燒燬無從查考查得永樂四年兵部節奉欽依開設甘肅陝西苑馬寺衙門每寺管六監每監管四苑各有分撥草場水泉地方坐落四至上苑牧馬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僉撥恩隊軍人牧養恩軍將各處有罪人犯發充隊軍於各衛丁多

軍人內選撥每軍一名養馬十匹仍月支口糧六斗俱係舊例其後陝西苑馬寺不知何年將原設監苑裁省止存長樂臨武二監管轄開成廣寧安定清平萬安五苑後又革去甘肅苑馬寺衙門將原發恩軍遷設黑水苑於平涼府開城縣地方亦附長樂監管轄前項裁革監苑其地散在臨洮鞏昌延安慶陽四府之間各入軍民版籍固未能盡復其舊即今見在監苑觀之土地廣衍水草便利使典牧得人蓄養有法豈有馬不蕃息之理臣親閱安定萬安諸苑恩養

馬匹中間率多奮迅騰躍不可控馭始知西方畜產土地所宜而牧事頓廢非法之過乃人之罪也臣曩爲陝西按察司官彼時馬政已稱廢弛猶有馬七八千匹每歲給軍騎操猶有數百餘匹邇年以來該部屢經建白朝廷注意修舉奈何積習之弊難祛頽靡之勢轉甚查得該寺奏報冊內弘治十五年終實在馬三千八百一十四匹臣今點查見在止有前數則是半年之間又少馬一千五百三十四匹若皆委之天數則本處官員軍民之家私養馬匹不聞消耗若

此典守非人其責惡可辭哉且今見在馬匹除作種
外餘下兒騶馬不多設遇有警將何給軍旣無益於
邊方又焉用夫彼苑幸賴皇上廟謨英斷深念邦政
之重采納廷議增置風憲重臣委以便宜專制之柄
使圖興復臣雖無狀承之而來敢不夙夜孜孜一新
舊規痛革宿弊總率寺監各苑官僚勤考牧攻駒之
政謹騰游調習之宜務期馬政蕃息雲錦成羣上舒
九重宵旰之懷下濟一方戎務之急此臣之志也亦
臣之分也

茶馬

楊一清疏臣受命督理茶馬親詣西寧洮州等衛地
方選差撫夷官員帶領通事分投撫調各族番夷中
納茶馬各族番官偕其國師禪師各齋捧原降金牌
信符而至臣得拜觀焉其額上篆文曰皇帝聖旨其
下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臣奉宣皇上恩威
撫且諭之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彼皆北向
稽首云這是我西番認定的差發合當辦納近年並
不曾齎金牌來調止是一年一次着我每將馬來換

茶今後來調時天皇帝大法度在我西番毋敢違
了臣於是乃知我聖祖神宗睿謀英畧度越前代遠
矣考之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
寧間乃有以茶易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
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
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
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納馬而酌以茶斤
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
得失較然可知蓋西番之爲中國藩籬久矣漢武帝

圖制匈奴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
奴右臂而幕南無王庭今京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
有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爲世讎恐
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國初散處
降裔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劄授之官秩
聯絡相承以馬爲科差以茶爲價使知雖遠外諸番
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國則
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甲兵
矣此制西番以控北狄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

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察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我茶敢謂與中國不相干涉意外之憂或從此生藩籬之固何所於托其所關係誠非細故臣乃申飭禁令嚴督所司緝捕私販根究株引不少假借茶徒稍稍斂跡茶價頓增已而招調番人遠近畢集稔惡如朶工墨章嘔者亦如期而至乃知中國之茶真足以繫番人之心而制其命誠使私茶商販一切禁絕不得通番不三二年

番族無茶不撫亦將自來調之寧敢不至臣仰承任使恒懼無補以速罪尤深慮卻顧輒罄一得之愚如此

南太僕

唐時升代作南太僕志序今上中興輦轂下諸君子以爲國家重熙累洽之後百度慮有不備於方策者於是兩京諸司皆纂脩志書臣職在罔寺不可不討論故籍諮詢遺老以俟參考謹按洪武四年初置羣牧監至六年改置太僕寺當是時四方僭亂未平王

師所至如太陽出而雲霧消散胡元遺孽猶在沙漠
之南王保保強力慄悍終不肯俛首帖耳就我羈絡
及大將北發步兵未至竟以驍騎襲其營遂令狼狽
跣足而走蓋皆用江淮間馬也孰謂天下善馬必出
高寒之地哉後數十年間天下大定謂宜却走馬以
糞而詔旨誼誼叮嚀戒飭不獨留息於中國之畜牧
而又取之四裔如西戎之茶馬朝鮮之馬耽羅之馬
既又勅關中諸將吏各以其餘馬送京師分給沿邊
騎士豈非以戎馬國之大事天下雖安不可一日忘

哉至永樂初上問尚書劉備以天下馬數止十萬三
千七百有奇當心太息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而
牧者之人請令民十五丁養一馬馬死孳生不及數
者責之償遂世為北方患自是以來朝廷之上更制
易令部寺之間焦心勞思議論朋興互得互失顧官
無養馬之用而民有養馬之害於是慶歷中盡斥賣
種馬收買備用其時馬戶皆曠然如更生而僕寺亦
如釋重負所從事者唯催督府縣馬價而已夫白金
之家畜吠犬以防盜置蹇驢以致遠今南方數千里

內卒有金革之事如近日愚民弄兵潢池倘遊魂三
輔則欲具銜勒鞍轡而不可得何以盛軍容而威不
軌哉蓋寄養之行本一時嘗試之策非明習國事者
深慮熟計而爲之故審編之害交兌之害胥吏之要
索里甲之侵漁勢所必至而當時不計也今採掇二
百餘年見行故事與列聖之垂訓深謀遠見諸臣之
嘉言讜論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後之君子
反覆臬朝之利害得失而精思今日之時之勢倘有
可以裨牧政者不惜爲聖明條奏之則雖弁髦此志

可也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五十三

番禺林國賡初校
南海孔昭燊再校
南海孔昭鑿二校



古香齋讀書記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五十四

國子監

北平孫承澤著

國子監在城東北卽元之舊學洪武改爲北平郡學永樂
 仍爲國子學又改爲國子監正堂七間曰彝倫堂元之崇
 文閣也中一間列聖幸學俱設座於此上懸勅諭五通東
 一間祭酒公座面南司業座面西堂前爲露臺臺南中爲
 甬路前至太學門長四十三丈聖駕臨幸由之東西爲墀
 諸生列班於此後堂三間東講堂三間西講堂三間藥房

三間折而東爲繩愆廳三間鼓房一間率性堂誠心堂崇志堂各十一間西爲博士廳三間鐘房一間修道堂正義堂廣業堂悉如率性堂六堂乃諸生肄業之所東折而南爲廊房九間門一間西亦如之大學門三間門東勅諭碑一通洪武十五年申明學制一通洪武三年定學規碑一通洪武初年欽定永樂三年申明學規碑一通洪武十六年并三十年欽定廟學圖碑一通廟學規制地界四至丈尺盡勒焉正統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立外東井亭一又東爲持敬門以入廟自中少北爲儲才門以通啟聖祠土

地祠及典簿典籍掌饌廳倉庫之路祭酒東廂亦由此入西井亭一又西爲退省號門自西少北爲廣居門以爲司業入廂及諸生入號之路墀內雜植槐栢共二十株前爲集賢門三間門前爲通衢東西牌坊各一題曰國子監監衢東西牌坊各一題曰成賢街藝倫堂後齋明所九間格致誠正號每號計三十七間嘉靖七年作敬一堂御製聖諭共碑七座前爲大門題曰敬一之門祭酒廂房在亭東司業廂房在亭西會饌堂一所在監東北土地祠五間在饌堂門之右典籍廳五間在饌堂門之左典簿廳三間掌

饌廳五間退省號及廣居門之西爲天地人智仁勇文行
忠信規矩準繩紀綱法度九一十八號并退省房三連混
堂淨房各一所

設官職事祭酒掌國學舉人貢生官生恩生功生例生夷
生幼勲臣教訓之事司業爲之貳脩古樂正成均之政令
造以明體適用之學以孝弟禮義忠信廉耻爲之本以六
經諸史爲業以升堂積分及格敘用之法而勵翼之不率
者扑之不悛徒謫之以廬饌膳師生以力役給厨膳以賜
予示恩賚以寧假悉人情以撥厯練吏事以考選汰冗濫

歲中春秋上丁日祀先師則總其禮儀上謁先師幸太學
祭酒司業執經進講有講章其屬有監丞坐繩愆廳叅領
監事諸師生怠教不率教及膳廩不潔並糾懲書識之而
堅明其約束博士坐博士廳分經訓授助教學正學錄坐
正義崇志廣業修道誠心率性六堂專教誨嚴程課講說
經義導納之規矩典簿典出納文移受支金錢爲師生饌
季報諸生課業倣書以聽於翰林歲杪奏上典籍掌經史
子集及制書掌饌掌飲食於是禮部翰林詹事春坊司經
局若國子監官遞相流通而遷補因之獨華重矣

治天下之大法曰學校農桑而學校尤其本也教化出焉天下未有不教不化而能治者也其制莫詳於周畧約言之制於虞曰上庠於夏曰東序於殷曰右學養國老在焉於虞曰下庠於夏曰西序於殷曰左學養庶老在焉皆太學也周人修而兼用之虞學曰米廩以養庶老冬讀書在焉夏學曰東膠以養國老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在焉殷學曰瞽宗以祭樂祖春誦夏絃秋學禮在焉皆太學而統之曰辟雍辟明雍和言學也者所以明和天下也又水環澤宮之

邱如璧然曰璧雖亦曰成均以成其德性均調其過不及而名也膠言在郊必於郊於澤中之邱欲耳目不雜安其處而無異慮也故亦曰澤宮王擇侯國所貢士與大射其中簡焉國大事出征執訊受賑獻馘在焉其侯國命立學亦於澤而頗損其制環水如半璧曰泮宮故瞽宗東膠辟雍成均其實一也皆天子設太學以教於國者也古聖王之所甚重也故人生十年曰幼學於家學於家者就外傅而學之塾也學書計學幼儀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是也

二十曰弱冠簡其秀而學於鄉學於鄉者學於庠序校也始學禮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其學也三十壯有室大司徒簡其秀而學於國大樂正造焉小樂正大胥小胥贊焉朋友移焉四術四教春秋禮樂冬夏詩書其學也蓋九年而博學無方知明強立矣而後可以材諸位於是乎大樂正簡而進之王升諸司馬故四十曰強而仕而論官辨材始此也

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

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節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臣則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董仲舒曰王者正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故養士莫大乎大學大學賢士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攷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附元人吳澂國學碑記國朝以神武定天下我世祖皇帝以武之不可偏尚也廣延四方耆碩之彥與共謀議遂能裨贊皇猷修舉百度文治浸浸興焉中統間命儒臣教胄子至元間備監學官成宗皇帝光緒祖烈相臣哈喇哈孫欽承上意作孔子廟於京師御史臺言胄子之教寄寓官舍隘陋非宜奏請孔廟之西營建國子監學以御史府所貯公帑充其費逮至仁宗皇帝文治日隆僉謂監學櫝藏經書宜得重屋以度有旨復令臺臣辦集其事乃於監學學官架

書閣閣四阿檐三重度以工帥之引其崇四常有一尺南北之深六尋有奇東西之廣倍差其深延祐四年夏經始六年冬績成材木瓦礫諸物之直工役飲食之費一皆出御史府雄偉壯麗煥然增監學之輝名其閣曰崇文英宗皇帝講行典禮賁太平文治極盛矣臺臣請勒石崇文閣下用紀告成之歲月制命詞臣撰文臣澂次當執筆今上皇帝丕纂聖緒動遵世祖成憲於崇儒重道惓惓也泰定九年春誕降俞旨國子監立碑如臺臣所奏臣澂謹錄所撰之文

以進臣聞若古有訓戡定禍亂曰武經緯天地曰文
武之與文各適所用然戡定禍亂用於一時而已經
緯天地則亘古今不可無也何也日月星辰天之文
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人與天地相爲經緯則亦與
天地相爲長久而可一日無也哉我世祖忽忽用武
日不暇給而汲汲崇文惟恐或後此其高識深慮度
越百王宏規遠範垂示萬世以爲聖子神孫法程夫
豈常人所能測知蓋創業之初非武無以弭亂守成
之後非文無以致治武猶毒藥之治病病除卽止文

猶五穀之養生無時可棄也有文治之君必有文治
之臣文治之臣苟非教習之有其素彼亦惘然孰知
文之所以爲文者故建學以興文教暢文風涵育其
人將與人主共治也斯文也小而修身齊家大而治
國平天下言動之儀倫紀之敘事物理義之則禮樂
刑政之具凡燦然相接煥然可述皆文也古聖賢用
世之文載在方冊不考古人之所以用世不知今日
之所以爲世用者也然則聖朝之崇文豈虛爲是名
也哉閣之所度古聖賢之文也立之師使之以是而

教設弟子員使之以是而學教之而成學之而能則
游居監學者濟濟然彬彬然人人閑於言動之儀察
於倫紀之敘博通乎事物理義之則詳究乎禮樂刑
政之具他日輔翼吾君躋一世文治於堯舜三代之
盛由此其選也夫如其可謂不負聖天子崇文之
明命休德已若夫不能潛心方策真有得於古聖賢
之所謂文而涉獵乎淺末炫耀乎葩華曾是以爲文
乎上之所以爲世用者蓋不在是臣激再拜稽首而
獻頌曰皇元肇興於赫厥聲天戈所指如雷如霆聖

聖繼承六合混一威命遠加丕冒出日神謀英畧敷
遺後人征誅以義持守以仁旣成武功大闡文治遵
道隆儒勸學講藝京師首善教胄設官孔廟巍巍四
方來觀執法之臣職務糾慝爰矢嘉謨稱我文德於
廟之西覺舍翼飛於覺之北傑閣雲齊其閣伊何有
經有史廣采旁羅有集有子昔在中古郁郁乎文式
克至今用宏茲賁誥誥多士被服聖術鳳翥鸞翔虎
炳豹蔚維身之章維國之光匡扶盛化上躋虞唐民
物阜蕃禮樂明備允顯崇文昌運萬世

國子師

明興之初未卽正位卽建國子監興學以元國子生
梁貞爲太子賓客兼祭酒掌監事倣周制以六德六
藝訓迪務底於成有異才出類者卽奏聞擢用之初
國學旣建諸博士皆就職胄子在內府者令布衣高
啟謝徽教之至是諸生方序立右順門內貞傳旨下
勅諸生出受業太學旣而以學制未廣諭中書省曰
太學育賢之地所以興禮樂明教化賢入君子所自
出古帝王建國以此爲重今太學雖建齋舍卑隘不

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學舍必高明軒敞俾講習有
所游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可望焉廟成上幸學
行釋菜禮初禮部奏增國子生上曰楊雄言務學不
如求師師得其人則材盛不得其人廣生徒何益今
民間俊秀可充選者甚衆而祭酒乏人卿等其爲朕
詢采天下通今博古才德兼備足爲人師者以名聞
於是起致仕尚書侍郎及四輔官驛召至皆手勅署
祭酒司業官十四年以文淵學士宋訥爲祭酒勅諭
之曰太學天下賢士所關禮義之所自出也自建學

而來歷選師儒以居迄今未臻其效豈士習之難變
與抑師道之不立莫爲變與此朕所夙夜究心者也
卿宿學者德茲特命爲祭酒尚體朕志使諸生有成
士習丕變庶國家有賴焉時初設學學徒衆師生相
訐教尼不行上令曹國公李文忠以勲臣親重領監
事助繩糾訥性嚴重不妄言笑以矩矱自檢撫士恩
義並至恒寢食堂廂房不休沐私第請切訓詔不遺
餘力而上時時召與問對亦時時至太學臨觀一日
上召問卿昨午默坐廂房色頗厲何也訥頓首言臣

荷皇上恩厚念欲爲國家效犬馬竭力造士昨生徒
有造次步傾跌失容者皆臣不能教迪所致故靜自
刻責上嘉歎訥頓首曰主臣犬馬臣動息聖明何從
知上曰朕欲時見卿念學事煩不欲爲數數故遣畫
工圖卿像以來因出像示訥訥感泣頓首謝訥滑縣
人舉元進士知鹽山縣徵爲助教陞學士內閣轉祭
酒能躬修教率規繩整肅故其時國學人才卓有可
觀

永樂三年諭禮部申明國學洪武舊規俾師教無闕

士學有成庶幾國家得賢才之用時以內閣胡儼爲祭酒儼南昌人以舉人授華亭教諭薦知桐城入爲檢討入閣以其學行堪爲師表出爲祭酒率以身教士心翕然嚮慕上北征以祭酒掌翰林院事太子賓客致仕自處淡薄衣食僅足方岳重臣俱待以師禮宣德後以師道著者北爲李忠文時勉南爲陳祭酒敬宗於是有南陳北李之稱時勉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爲勸懲士習丕變諸生數千人開導訓誨語經義必窮旨趣俾渙然頷解諸生有貧不能婚病不能

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爲賑給仁義之風行矣督諸生學甚劬旦五鼓令起誦讀夜漏定二鼓方敢寢時潛行省其勤隋一時人士皆感奮興起共誦稱之曰天地之量父母之心大師英國公輔借侯伯二十餘人請告詣國子監聽講既至時勉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講罷燕飲酒諸侯伯咸讓坐惟英國公以耆年與祭酒抗禮餘皆列坐諸生雅歌投壺如古儀迨暮乃散蓋其風也敬宗力以師道自任嚴條教革舊習勵諸生於進學成德睿宗之政肅於朝廷僚屬挾

忿私有詆誣周文襄為草疏申理辭少醜敬宗曰不可被誣事小欺君事大持不上而事亦竟白時大閹振權重震天下時勉特與抗禮振生日諸大臣皆往賀又獨否振恚遣人日廉迹其過莫得也彞倫堂故有大樹時勉嫌其一面陰翳頗妨諸生班稍伐其傍枝振以為擅伐官樹供私爨遂矯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俱遠方逮時勉方坐東廂考業錦衣官校猝至掩卷起免冠受桎梏諸監生皆貽愕失次時勉神色自若呼諸生前徐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

是其勝其縷縷如平時因顧囑僚屬令終事乃行已矯旨荷校國子前校重百斤時勉疋老不任校憊甚諸生司馬詢等百千人伏闕請寬宥有石大用者獨奮請以身代會事聞皇太后乃得解尋致仕去而敬宗考績至都下不詣振振以禮幣求書程子四箴走筆書而歸其禮幣竟不往故官太學者二十餘年竟不調敬宗意豁如也蓋一時風尚肅正者如此弘治中詔起侍講謝鐸為北祭酒僉事章懋南祭酒皆宿儒懋以父喪力辭特旨為增置司業一人署監

事以待以編修羅欽順爲之聽懋終制日赴官時士多放逸有差撥爭先者欽順念以爲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精稽考公予奪鎮之不能持甚力而誇作已乃肅然及懋至與謹矩度尚德化勵廉耻明道術著功令祁寒暑雨具冠服危坐終日以聽事諸生翕然日執經質疑問業人人自以爲得師也鐸先後祭酒兩雍律已率人皆嚴立規約監故有羨金爲祭酒費鐸盡籍於官均贍僚屬構東西樓刻經史列其上北監廟街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

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羨金不自私一錢

師道立則善人多國子祭酒司業非他官比也昔皆以德望素著者爲之如宋訥以文淵大學士胡儼以內閣侍讀李敬以致仕刑部尚書陶凱以禮部尚書出爲湖廣叅政致仕名爲祭酒尋復以叅政致仕何鐸以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樂韶鳳以兵部尚書改侍讀學士拜國子司業陞祭酒劉崧以致仕吏部尚書爲司業弘治正德中蔡清王鴻儒俱以致仕提學

起拜王雲鳳以提學內轉嘉靖中殷邁屠羲英成憲以太常卿轉周怡以給事中建言謫隆慶初起山東海道遷國子司業不拘資品惟主得人故成賢之地於斯爲盛卽博士學正亦必簡宿學碩望者以充其後徃徃補館職列坊局已乃寘內臺此真足爲王者之取法也

洪武中上以公侯子弟在大學者多驕慢不習訓詔曹國公李文忠提督國子監是以國公而理太學事也二十九年因學正吳啟言上命魏國公徐輝祖率

禮部翰林院官詣監考試諸生等第吏部以次錄用是以國公而試太學士也洪武中起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爲國子祭酒致仕試吏部尚書劉崧爲司業是以尚書而起太學官也其時太學之重如此

附元人以許教官衡改授國子祭酒詔懿德素全經學洞貫視聽言動皆合禮宜進退周旋舉皆中道所在滿禦寇之屢疇非趨董子之帷宜處成均以全樂育可特授其官務講明於聖道爲矜式於國人元人初立國學卽得一代大儒而爲之師詞臣王暉嘗云

至元七年命許衡爲祭酒選朝中貴近子弟令教授
之不滿五歲其諸生俱能通經達禮彬彬然爲文學
之士及其入仕皆明敏疏通果於從政其成效彰彰
如是真開國之盛事也元能有國百年豈偶然哉

監規

洪武十六年定監生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
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修
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
性堂升率性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

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表一章季月試史策及判語
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省者與半分文理
紕繆者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
分者仍坐堂肄業有輪差於內外諸司俾其習於政
事半年回學書則趨事於各司夕則歸宿於齋舍優
游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理約束之以規法廩食學
校則俾其習經史歷事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
科許其就試其爲教法可爲本末兼舉矣
積分之法始於宋備於元按元延祐初齊履謙在國

學行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齋
踰再歲始爲私試詞理俱優者爲一分詞平理優者
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爲高第禮部集賢歲選六人
以貢此卽宋人積分之法而節目稍有不同至明一
依其制

禮書李時曰國初監生俱由廣業堂肄業積漸升率
性堂始得積分故天順以前監生必作養十餘年然
後撥厯後積滯人多節將撥厯歲量減至弘治八年
國子監有坐班人少不敷撥厯之請本堂尚書倪岳

題稱權宜救弊之法有二增貢額以足坐班生徒議
差厯以久坐班歲月擬將府學歲二貢州學二歲三
貢縣學歲一貢行四歲而止其各衙門厯事三月考
勤之後仍厯一年其餘寫本一年清黃寫誥清軍清
匠三年以至出巡等項俱如舊例日月爲滿今國學
缺人視弘治時爲甚所有前項事例似應參酌舉行
得旨在監坐班人少皆因近來將厯事日月減少而
誰厯長差等項增多旣天順年間十年以上方得撥
厯今乃未及一年已資緣撥出大壞祖宗教養之法

吏部查各衙門歷事舊額人數明白開奏著爲定例
不許仍前濫撥及今出限寫本無名差用各項歷事
月日俱照倪岳題准事例滿日方許更替凡歷事及
出巡奏內既該監生監生僉名一應事務許其公平
議論舉察所司姦弊以稱祖宗設立歷事深意以後
考選歲貢入監務遵舊規由廣業堂漸升率性堂然
後積分出身果有才學超越奏聞擢用貢額不必增
恐致異日選法壅滯其監生給假者趣復班
禮部題教世胄疏該兵部咨該本部題國子監司業

兼司經局較書王同祖奏內開一日教世胄臣請自
今公侯伯子弟年十八以上者該部具名上請送監
讀書習禮本監仍每名選撥友伴監生二名與之講
學相資薰陶規勸每五日一赴監候諸生立班定友
伴引至堦下恭揖而退侍立兩傍以觀揖讓周旋之
節候堂儀畢赴廂授書講習其有不率教者憑本監
堂上官奏聞區處二年之後學有成效者本監奏聞
該部註記候異時襲封之後有所委任據以甄別賢
否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該本部查昭節年事例議

擬覆題勲臣之家子孫得以承襲爵祿或遇蒙任使
管理軍務責任匪輕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言
立教之不可不早也况公侯伯子弟出自膏粱素養
富貴易生驕惰苟非預養而善教之欲望其能不變
於習而成其德也難矣我國家慎重典禮凡將官子
弟年幼者送監讀書見諸洪武五年成化弘治年間
節經舉行皇上嘉靖元年又因該部建白申明前例
題請凡公侯伯等爵無分已襲未襲已任未任年三
十以下十四以上通行查出開送本部轉送國子監

行祭酒司業將大學論孟諸書相舉點授令其在家
講讀仍每十日起營觀操等因嘉靖八年十二月二
十二日題奉聖旨已經通行去後今本官奏要疏名
上請送監備諸勸典無非修明禮教至意相應議處
合候命下將見在公侯伯等爵及應襲子弟年十四
以上三十以下未任者通行查出備具年甲籍貫徑
自開送禮部類具姓名上請分送兩京國子監照依
嘉靖八年題准教法分撥習禮肄業等因題奉聖旨
咨部送司隨准後軍都督府手本開送襄城伯李應

臣等前來案呈到部理合疏名上請伏候命下本部
將各爵員劄送國子監肄業行令本監堂上官查照
嘉靖八年題准事例教習務俾學有成效庶文武兼
濟他日可備干城之用而不墜其先世闕閔之風矣
祭酒呂柟疏歲貢入監即古鄉舉里選六德六行六
藝之士故禮稱四十強仕道明而德立近年有歲貢
二十上下者其德行焉考甚且禮讓未嫻遇事莫名
各提學惟取詞章不顧行檢遂使質樸淪墜乞勅該
部轉行提學官當歲貢期於食廩年深二三名內遵

照祖宗臥碑參取德行必注其平日其德某行縱無
完人庶幾近實所校文惟取其不悖經傳理明辭達
而止不專於富麗有蹈襲六朝人語奇怪難讀者俱
從黜落而遐荒鄙邑亦取士以充用昭聖明一視無
外之心又舉人在監本以觀光皇極薰陶德性今查
在監實數天下之廣僅止二三人蓋自會試之後
支稱他故駁奔原籍有志者固不廢學餘多交際郡
邑開治產業侵陵鄉曲比及試期方攢監簿計水程
用規撥愿未仕若此居官可知已勅該部稱已未入

監告回舉人移文行取違限作曠計月加曠不許會
試之條庶士類知儆眾向於學矣納銀例貢近奉欽
依聽其依親原籍與考科舉此以待志士可矣其無
志者一旦還里抗揖守令兼服商賈肆行鄉間他日
入官殃民非淺乞勅該部將依親例貢行各提學官
考行業類報其逃監及患病給假三月之外許臣查
治重則奏報削其名籍夫士必知古斯可通今儀禮
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世行高堂隆所傳十七篇
宋儒楊復爲之圖解皆可習行近臣等選諸士按圖

學步自冠射鄉燕至士相見諸儀使士子閑於周旋
進退之節養其中正和平之氣而此書稀少靡所正
據禮樂諸器舊多未完乞勅該部重刊禮儀並造前
項禮樂諸器以便諸生游業准古大雅鼓鐘辟籬周
禮樂語之義

生徒

宋慶歷四年判國子王拱辰言漢大學千八百間生
徒三萬唐六千二百間今國子監房二百楹制度狹
小不足以容乃改建太學增同舍生二百猶未及漢

唐之盛也明制太學號舍與宋相倣當教典方興生徒或至三千後人數蕭蕭非初制矣郭正域云謹按往牒洪武四年詔選府州縣諸生俊秀者入國子監得陳如奎等二千七百八十二人二十六年監生悅慈等八千一百二十四人永樂十九年監生方璵等九千八百八十四人宣德四年監生程憲等四千八百九十三人正統十四年監生金聰等四千四百二十六人景泰五年監生黃夢麒等五千一百七十九人天順八年監生徐福等五千八百三十三人成化

二年監生任蘭等六千二十人正德三年監生洪濡等二千三百二十六人嘉靖十九年監生徐甸等二千一百五十一人及至今日寥寥如此非所以風四方示後世也

初建國學令品官子弟及民間俊秀充國子學生於是有官民生之目自一品至七品皆得與敘蔭皆謂官生民生則郡縣中諸生論其秀而歲升之者也洪武三年始設科舉士五年選會試下第年少質美者令入學皆曰民生當是時啟教雖弘而任官不易非

強學登科則積分將至十餘載而後得應事授官成化初始詔三品大臣以上子孫許一人送監照監例出身蔭而得舉復得以次子補蔭而自洪武來死王事者之嗣時有特蔭其經筵儲邸講讀之臣有稽勞敘蔭邊境大臣以功蔭皆曰恩生邊境夷酋以及海外君長梯航相望遣子入學附之官生其勲戚習讀昉如洪武初令公侯伯及武官子弟承襲者入國學肄業是時蓋二百餘人景泰天順間戚畹諸公主子孫聽乞恩入監成化十年令公侯伯駙馬初襲授者

送監讀書習禮祭酒依學規教之不率者奏聞今上設禮部主事一員專教駙馬因不復入監

明初人才輩出太學為盛朝廷所用內而臺諫外而藩臬率以授太學生之成材者自正統以後此制遂廢嘉靖八年廷議復申祖制三途並用於是以舉人監生孫翥為給事中舉人監生阮徽歲貢監生張澍為監察御史及萬曆初張文忠居正秉政屢申飭而未能行也

洪武時國子生殷敏選入武英殿紀事授監察御史

蓋其時儲養國學有出使歷事之任又有大本堂讀書武英殿紀事等清要之責故賢才輩多出其中國子生往往有上書諫諍者弘治十一年三月監生汪鏐劾大學士劉健李東陽上下鏐詔獄健等疏力救得釋天啟七年十月監生胡煥猷劾大學士黃立極等下法司諸公救不力上意不深罪之也得以贖論四相繼去三相皆極辯而李高陽獨引罪不辯人稱其得體至徐仲吉救黃中允詞氣侃侃廷杖遣戍可稱朝陽鳴鳳矣

納粟

崇禎五年十二月諭朝廷分職設官原以任賢用能非可別開倖濫其典制所載納粟輸貲並與選授止爲科目正途之外未盡乏才因此鼓舞俊秀招徠急公立法未嘗不善乃十餘年來軍務煩興羣議足餉計臣屢經條奏事件從此頻開雖俯從士民好義之心少助國家師徒之費然而一時偶屬權宜事久必滋弊蠹吏途紛雜名器混淆有貲即可博官才品俱在勿論甚而儼然民技培克取償階厲尤爲不堪

朕方欲慎稽流品撫恤痼瘕而開納不除則源之不清流何能潔茲特諭爾戶工二部從今為始將近年新開各項事例盡行停止其以前曾經納過者准與照例序選此後不得再行接納仍將議停欸目開列明白奏請裁定傳示吏部遵守不許朦朧影借致滋銓弊

馬文升疏仰惟我皇上法古為治凡庶官用人惟由科目出身進士舉人及歲貢監生得以除授此外雜流者不得並用前時三年大比各布政司設科取士

鄉試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士亦為有數其歲貢生員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其歲貢生員入監後不數年即取應事通共不過六七年吏部就為選用在部聽選舉人監生無淹滯久積之患所以年未衰老志亦清明一旦任官知守法度罔敢貪污迨至天順年間憲臣建議起送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讀書奈各生員資緣作弊有方三十五六或方三十者亦作四十起送赴京之弊通有五千之上既而陝西邊情緊急缺

戰馬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讀書其納馬之數又有七千餘名以後四川陝西地方荒歉軍民缺食乏糧賑濟守臣具奏又開生員上糧亦許入監通前共有數萬中間多係幼男自來不會在學讀書既作監生須撥厯事其舉人監生雖年壯氣豪者亦與彼一同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年方得出身長者老耄壯者衰弱家道貧難未免負債於人授官到任債主相逼因此負人財物豈能展布行事所以官不得人民多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壅

滯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准不許生員納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藏空虛未免又要奏開况蠲富民之徭役以重困窮民所損國體甚大不可不嚴爲禁止

監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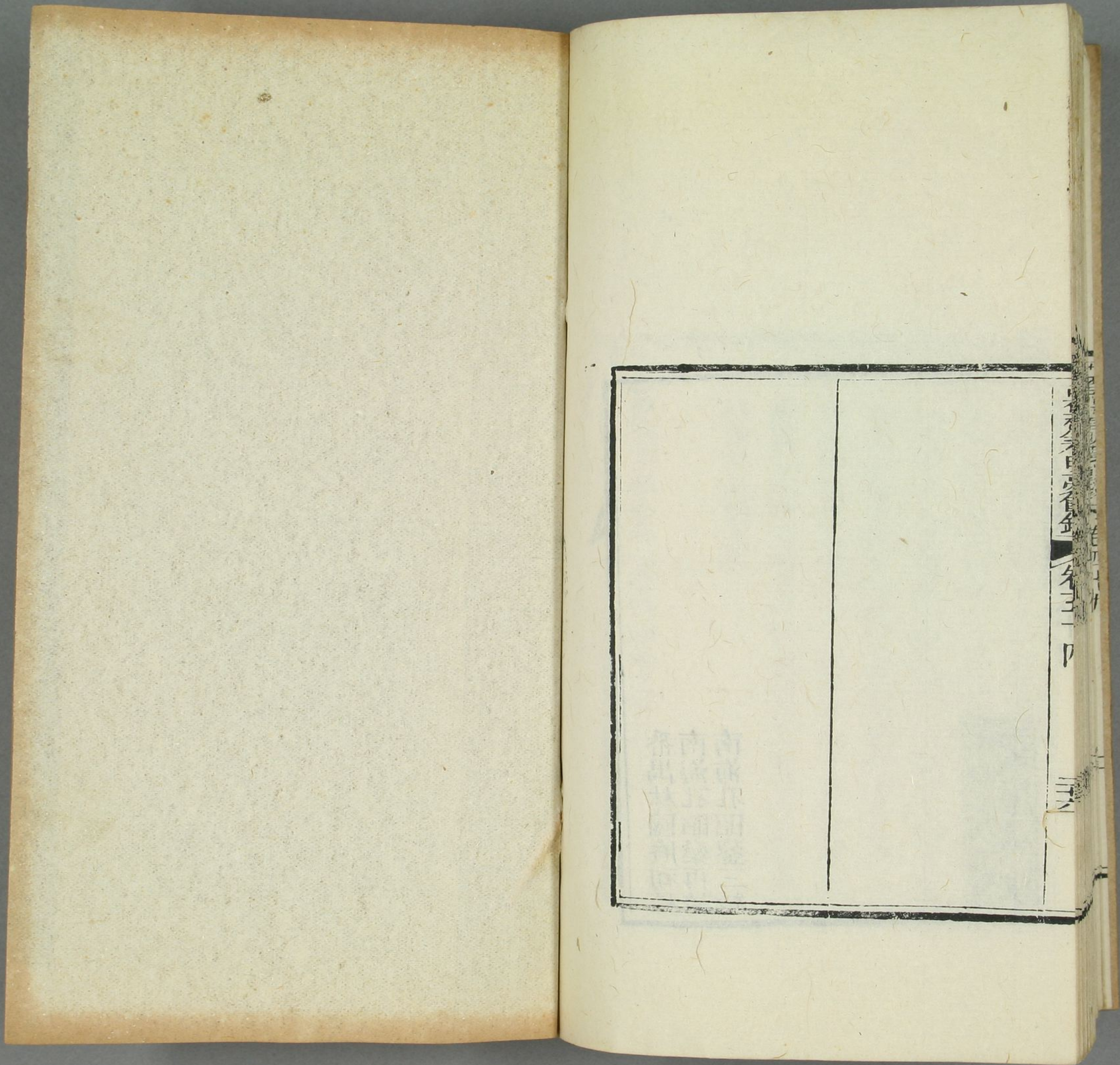
洪武中欽定官吏監生會饌之制掌饌預備椅桌器皿於饌堂祭酒南向司業北向監丞博士六堂等官東西向坐諸生分東西班坐其後大約膳夫一人管監生二十五人饌先食則鳴鐸傳唱曰食不語坐必

安日以為常十五年命凡監生正妻月支米六斗監生有家人者三月至十月日支米二升二合六勺十一月至二月日支米一升九合二勺監生俱給冬夏衣工部製衣被十三年准監生讀書燈油每人月一斤課做紙月大盡三十一張小盡三十張造保安堂處監生疾病者病故給殯殮銀行文順天府支給及行兵部起關應付

古香齋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第五十四

番禺林國賡初校
南海孔昭榮再校
南海孔昭鑿三校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四

--	--

南
南
南
南
南

